

盛夏岳阳，酷热难耐。在干休所等候许久，记者终于见到了外出归来的90岁老兵朱再保。

烈日映照下，勾勒出朱老瘦削的身影。他推着自行车，不时地调整一下肩上的挎包带。几十年间，无论是外出开展爱国主义宣讲，还是调研环境污染情况，无论是普及环保知识，还是帮扶困难群众，他几乎都保持着这个姿势，把足迹

留在了岳阳的铁山水库、洞庭湖畔、学校机关、贫国家庭……

“我是死过几回的人，得把一天当两天过，抓紧时间给社会做点贡献！”说这话时，朱再保平静又坦然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相信面前这个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，曾在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中冲锋，曾经因胃癌晚期被医生“判了死刑”，又正在一次次奔走四方，把绿色“播

种”到人心。有人说，朱再保走出了一条公益的路，也延伸了他的生命之路。近距离接触这位老人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潜藏的炽热又朴实的情感。义务辅导学生、自费开展环保宣讲、帮扶困难群众……他痴迷地奔波在自己热爱的公益事业中，把这条路越走越宽，越走越远。

冲锋，在另一个“战场”

——90岁老兵朱再保的公益之路

■黄柳青 陈显 胡尔根 中国国防报记者 许江

“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”

即使在远离炮火硝烟的今天，走在繁华街道，抑或静坐书房，朱再保的耳畔依旧隐约响起地雷爆炸和子弹穿校的声音。那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，彻底改变了他对人生价值的理解。

“我6岁放牛，12岁做长工。那时家里穷，不得已借了很多债，可借一担谷子要还三担，感觉干一辈子也还不清。”朱再保的回忆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，一下子把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。

“解放后，家里的债都被免掉了，我心里对党就有了一份深情。”朱再保说，为了报恩，1951年2月，已经任区团委书记的他瞒着家人和单位参军入伍，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。

金城战役中，朱再保所在部队担负排雷任务。战斗打响后，朱再保与战友们迎着炮火，奋不顾身。硝烟散尽，我军取得了金城战役的胜利，但朱再保身边的很多战友不幸跌到地雷壮烈牺牲，无缘品尝胜利的喜悦，朱再保的右膝盖盖也被炸伤。“捡回一条命”的朱再保望着寂静的战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暗下决心，要替没从战场上回来的兄弟更有意义地活着，“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就要对得起牺牲的战友！”

1958年，朱再保离开战场回到祖国。不承想，又一场生死考验袭来。1966年，朱再保被诊断为胃癌晚期，医生预言他活不过5年。朱再保的军旅报国梦因此终止，部队将不到40岁的他安置在岳阳军分区离休休养。

尽管被医生“判了死刑”，但是历经战火洗礼的朱再保始终没有忘记那句誓言：“战友们用生命完成使命，倒在冲锋的路上。如今我还活着，就不能枉过一天。”然而，一个重病者如何不枉度人生？又能作出多大的贡献？朱再保并不计较贡献的大小，而是在意自己能做什么。当到处“找事做”的他发现住地附近一所中学的厕所不干净时，就找来一把铁锹开始打扫，甚至接二连三地当起了打扫厕所的义工。

没想到，这样一次无心之举，让朱再保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朱再保和学校师生逐渐熟络起来，他发现自己可以给学生们做拼音卡片，给他们讲红色故事。后来，他自荐成为该校的校外辅导员。几年后，在爱国主义宣讲中名声在外的朱再保，受邀成为市区100多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、全市校外总辅导员。这一讲，又是30多年。

“保护环境，我有‘参战’的责任”

播种“绿色”理念，是朱再保后半生为社会做贡献的另一个“战场”。



背着展架去做环保宣传



指导学生参加植树活动

上世纪80年代，国人对“环保”一词还普遍感到陌生。一次，朱再保在收听广播时，“国家在青少年中推行环保教育”的新闻触动了他的几段回忆。当年他随部队从朝鲜战场回到东北，由于部队驻地附近的养猪场肆意排放废水，致使当地水库受到污染，部队官兵和周围村民一度受疾病困扰。几年后，朱再保回到家乡，发现被称作岳阳人民“大水缸”的铁山水库也遭到严重污染，除了饲料厂排放污水，附近居民的生活排污也影响着铁山水库的水质。

“我亲身经历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，所以十分清楚普及环保理念的意义。”朱再保决心把与污染作斗争作为人生的另一场“战斗”，“保护环境，我有‘参战’的责任。”他坚信普及环保理念要从“娃娃抓起”，利用担任校外辅导员的优势，在各个学校开展环保教育，曾组织岳阳一中的学生进行环境考察，撰写考察报告，还发动了全市青少年开展“保护身边母亲湖”行动。

2001年，朱再保创办了湖南省首家民间环保组织——岳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，将70多家岳阳市中小学作为普及环保知识的主阵地，各校校长、大队辅导员都被他发展为协会会员。30多年来，他还在学校作“人口、资源与环境”环保宣讲3000余场，编写宣传材料150万字，印刷并免费发放600万份资料……

作为“绿色中国年度人物”的获得者，朱再保已经成为岳阳市乃至湖南省一张响亮的环保名片。

“见不得孩子上不了学，他们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希望”

在宣讲环保知识的过程中，那一双双贫困家庭孩子渴求的双眼，让朱再保意识到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。

那一年，在铁山水库勘察的朱再保，无意间来到小女孩牟美兰的家。由于贫困，牟美兰全家住在一个小破茅屋里，屋内还养着一头猪。朱再保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剃着光头，光着脚丫，整个身体冻得瑟瑟发抖。那一刻，眼泪开始在朱再保的眼眶里打转。

离开牟美兰家，朱再保马不停蹄地开始筹钱，找衣服和鞋子。没过两天，他就将新棉裤、棉鞋和米等物资送了过去，又和许多好心人共同帮助牟美兰重返学校。

牟美兰的问题解决了，朱再保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“我小时候家里穷，没上过学，所以我见不得孩子上不了学，他们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希望。”

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？一直忙着环保宣传的朱再保第一次放缓了脚步。由于与学校接触较多，他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学生。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，成为了朱再保的另一个人生目标。

1989年9月，团中央发起希望工程。61岁的朱再保得知后，内心无比激动，他由此看到了贫困家庭孩子的希望。为全面了解这一公益事业，当年10月，他自费来到北京，咨询了解希望工程的运作模式，并当场向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120元。

回到岳阳后，朱再保立即着手对当地贫困学生情况开展调查。在临湘县贫困的横铺乡，他在11个村子找到了52名失学适龄儿童。为让他们重返学校，朱再保当即支付了这些孩子的学费1050元，这在当时接近他一年的退休工资。

平日里进行环保宣传时，朱再保也会把这些贫困家庭孩子的情况传播出去，让他们得到更多人的帮助。这些年，朱再保累计募集资金300多万元，大米300多吨，物品80多万件，累计资助临湘、平江、华容、钱粮湖等16000多名贫困家庭孩子上学。1994年，他还集资在平江县大洲乡龙洞村捐建了岳阳市首座希望小学。

人类无法延展生命的长度，却可以充实人生的厚度。让余生的每一天都不枉过的紧迫感，让余生的每一天都对得起牺牲战友的使命感，支撑着朱再保把光和热传递下去。无论在环保还是扶贫“战场”，这名90岁高龄的老兵，一直保持着冲锋的姿态。在他心中，只有做不完的公益事，没有走到头的公益路。

回“家”

近日，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边防连的7名退伍老兵回到阔别30多年的军营。他们参观荣誉室，登上戍边楼，重走巡逻路，与边防官兵一起讲戍边故事，忆红色传统，话强军使命，激发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热情。



刘慎摄



来果桥，叫我如何不想你

每一个从军营里走出来的兵，都像她的一个孩子，行千里，仍对地牵肠挂肚

■刘佳玮

★ 征文·曾在军旅

又到老兵退伍时。

前几天，看到同年兵在微信里制作的当兵时的相册，我连续几晚梦到我的战友们，也不断忆起自己退伍出藏的那段日子。

我想我的来果桥连队了。

2014年11月28日凌晨4点半，世界屋脊上还是一片漆黑。我睁大眼睛躺在床上，想再多盖一会儿绿色的军被，却发现没有机会了。

两天前的那个上午，全体退伍老兵向山口告别，向国旗告别，向两年中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。那一刻，我才真实地感觉到，军旅生涯真的要结束了。敬完礼，战友们一个个走过来和我们拥抱，我强忍着泪水告诉自己：“不能哭，一定不能哭！”广播里反复播放的那首《军歌》不停地刺激着泪腺，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止不住掉了下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最后抱住指导员的时候，我已经泣不成声。指导员是国防科大的高材生，平易近人没有架子，待我如弟弟一般。我们一一起熬夜，一起写的稿子，一起玩的乐器，还有嫂子带大家一起分享零食，历历在目。

送行的战友排成排，鞭炮声像入伍来队时那么响亮。前一年年底送老兵，我一边给老兵照相一边哭，照完哭完生活依旧。一年后，主角换成了自己，我知道，生活不再依旧。

离队前一天上午，全营举行欢送大会。洁白的哈达，鲜艳的大红花，好似当年入伍时那般荣耀。我作为代表发言：“韶华几度悄然逝，又到今朝惜别时。几年前，我们告别父

老，来到世界屋脊，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绿色军营。无论将来身居何处，我们一定会时刻关注、祝福第二故乡。”

28日清晨，吃完最后一顿炊事班的饭菜，我们坐上了来时的大卡车，听着喧天的锣鼓声，渐渐远离营房与战友。当视野中再次出现“林芝”两个大字时，我知道已经到达两年前来时的机场，即将出藏。尽管明白不大可能，但坐在飞机上一眼望下去，我还是想透过云层，在连绵起伏的雪山上寻找我的来果桥连队，再看一眼我挥洒过两年青春的那片土地。

飞机准时抵达家乡。下了飞机，身旁的乘客都步履匆匆地走出机舱，我却一时有些恍惚，拉着印有“戍边卫国 一生光荣”的行李箱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不知该往何处。从大学入伍临行前，母亲从老家坐了一夜火车赶来上海为我送行，两年间我也多次想象过与父母再次相聚时的场景，一定是相拥而泣。但当我在出口一下子就找到等候多时的父母时，我和他们紧紧相拥，并没有流泪。出了机场，父亲开车，母亲和我坐在后排，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我却尽力让自己少说一些，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说到心酸和苦累，说到对家的向往和对他们的思念。我不想让父母面前流泪。

第二年阳春三月，我回到青葱校园，结识了很多同学和朋友，生活也在惬意了不少。但不论是清晨操场上那些成群奔跑的身影，或是手机里推送的一则则与军人相关的新闻，总会在不经意间勾起我对那段军旅岁月的回忆。偶尔从战友们的零星微信动态中得知连队的人与事，我也总是按捺不住多问几句。

罗霄山，让我再看你一眼

用最后一次巡逻向军旅岁月告别

■姚红春 赵丽芳 华山



军上井冈山时走的小路，再去拜访一次“朱毛会师”处的万寿宫，再和相熟的百姓道一声“保重”。

地处湘赣边界，毗邻井冈山黄洋界及茨坪的炎陵县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。90年前，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炎陵播撒火种，并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万寿宫会师上了井冈山。这里地势险要，山道众多，特别在雨季，道路常被冲毁，给驻守这里的武警中队带来严峻考验。从警营到万寿宫，要沿着海拔1600多米的山路前行2个多小时，一路河溪纵横，荆棘丛生。说是山路，其实只是一茬茬官兵多年来出警时踏出来的小径。

苏汉杰来自广东佛山市，入伍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。从繁华都市来到大山深处，他学会了与艰苦为伴，与寂寞为伍。看山，看水，看日升月落，看云蒸霞蔚，渐渐地，苏汉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沙一石如数家珍：“入伍时第一次随指导员来万寿宫宣誓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，那么新奇，那么激动。没想到两年这么快就过去了。在这里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收获的快乐与成长，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”

休息时，军犬训导员刘凤辰给“阿六”喂食。“阿六”陪他度过了5年的警营时光，也曾救过他的命。那是2016年中秋夜，刘凤辰带上“阿六”与战友们去山上追捕罪犯。凶凶极

身边的不少同学和朋友都对我大学入伍的经历很感兴趣，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兵，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家讲一讲真实的部队，讲一讲自己的当兵体会。所以，我参加了征兵动员宣讲，策划排演了军旅话剧，都是为了展现我了解的那个军营，也为了展示一名老兵的形象。还有很多人向我咨询入伍的事情，每一次，我都力求客观地表达自己对部队、对两年军旅生涯的看法。但人是有感情的，我的回答一定掺杂着自己的情感。我以为，每一个从军营里走出来的兵，都像她的一个孩子，行千里万里，仍对地牵肠挂肚。无论岁月如何变化，我都是一个扛过枪、守过边的老兵，卸下的是一身征尘，脱不去的是军旅情愫。

来果桥，叫我如何不想你！
上图：哨所前的送别。

作者供图

恶的罪犯持刀砍向刘凤辰，刘凤辰忍痛与罪犯搏斗，紧急关头“阿六”如一道黑影扑向罪犯，救下了刘凤辰。“明天我就要走了，真舍不得‘阿六’……”刘凤辰疼爱地抚摸着“阿六”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下午，他们来到了盘大爹家。一进门，官兵们就开始打扫卫生，为盘大爹检查身体。当初瑶乡遭山洪冲毁，洪竟泽、刘凤辰等中队战士将盘大爹一家从倒塌的房子里背了出来。洪水过后，官兵们常来看盘大爹一家，为他们带些食品药品，给盘大爹量量血压。一晃5年过去了。盘大爹的儿媳拿出腊肉和米酒，想给大家留个纪念，他们婉言谢绝，“大爹，我们明天就要退伍了，您要多注意身体，以后会有新的战友来帮您量血压的。”离别时，盘大爹和这些他眼中的“亲人们”一一握手，难掩不舍之情。

返回警营，已近黄昏。告别仪式上，这些老兵们双手颤抖地卸下领花、肩章、胸标和臂章，在拥抱和泪水中把几年来的艰辛、得失和欢笑装进记忆。但是，一日为兵，终生姓“军”，军人的信念和责任不会就此“卸下”，正如洪竟泽在告别仪式上所言：“脱下军装，是人生的一次再出发。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自己曾是一名军人。无论明天奔赴何方，我们都会像军人一样去继续战斗！”

上图：不舍军营。 华山摄